

THE ALL-STORY MONTHLY.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月月小說

第 捌 號

(每 月 出 版 一 回)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景風之口河門白分部一之山勞東山



景風之勞大分部一之山勞東山



月月小說第一第八號目錄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望日發行

●圖畫●

山東之一部分白門河口之風景

山東勞山之一部分大勞之風景

●歷史小說●

兩晉演義

我佛山人

●第二十一回 奉僞詔成都王身死

誤中毒晉惠

帝駕崩

●奇情小說●

左右敵

知新室主人譯

●第八章 齋裝

●第九章 探穴

●社會小說●

月月小說 第八號 目錄

上海遊驂錄

我佛山人

●第八回 程小姐揮拳打浪子 李若愚掉舌戰僞

兒 ●第九回 論時局再展舌戰 妒同類力進讒

言 ●第十回 因米貴牽連談立憲 急避禍匆促

走東洋

(未完)

●國民小說●

刺國敵

(續第六號)

角勝子

●第十四回 榴多樓深夜開密會 瓜灘絲祭日定

起兵 ●第十五回 脫奴君攜子遇橫暴 均柳洲

諸友擔憂驚 ●第十六回 惡督領任意施苛政

勇重子趨步就奇形

●家庭小說●

●特 載●

醋海波

李郁譯 黃勳伯傳

我佛山人

●第六章 平反 ●第七章 結果

(完)

●寓言小說●

恨史

(言情)

報癖

大人國

中國老驥撰

(續)

(完)

●彈詞小說●

詩札 (七) 結果……恨

賈晃西鼓詞

木皮散人遺什

(完)

●傳奇小說●

會芳四傳奇

我佛山人

特別菩薩

新樓

●短篇小說二●

○第一齣標目 ○第二齣 滄美

查功課

跼人

●譯本短篇●

墓中屍案

楊心一

最新通計表

●雜錄三●

●劉記小說一●

新倉譯萃

新

歐洲糖市

空中飛艇

意大利火山爲災

美貨入

英之統計

●譏彈一●

革命說與立憲說之評論 革命派之遠因近因 立

●雜錄一●

主筆房之字紙箋

某觀察 利權外溢 閩王籌款 海盜刺史 點吏

●譏彈二●

憲說與革命說之大激戰 革命有罪立憲亦有罪乎

助振談 醫說

金臉盆 中國之守備

●詞章●

●雜錄二●

四海神交集

說小說 雜說

崇冷廬主七律二首 俠禪七律一首 白嶽居士七

月月小說 第八號 目錄

絕四首七律二首

前號燈謎揭曉

燈謎叢錄

售報價目表

四

每冊	半年	六年	全年	十二冊
四角五分	二元	四角	四元	五角

外埠郵費每冊五分
外洋各國照加凡蒙定閱者務祈將報費郵費一併惠下乃能奉寄信力自給

告白價目表

刊登先惠論前加信
欲登長年半年另議

洋裝	一頁六元	半頁三元	一行三角
----	------	------	------

惠登告白須於發行前十日交下

編輯者 吳 趺 人

印刷兼發行者 汪 惟 父

編輯所 上海美界開封路 月月小說社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南首 月月小說社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金隆里口 樂羣書局

印刷所 上海美界開封路 樂羣書局

歷史小說
兩晉演義卷二

本稿

（甲部歷史小說第一種）我佛山人述

第二十一回 奉僞詔成都王身死 誤中毒晉惠帝駕崩

却說李雄稱帝一事。被探馬探知。報入洛陽時。東海王越。范陽王虓。自恃戰功。以爲天下無敵。便欲出師征討。太弟熾曰。不可。此時中原粗定。宗室之中。尙多流亡在外。難保不再滋擾。各處州郡。均未能解嚴。且連年用兵。生民塗炭。此時亦宜畧與休息。蜀中山川。古稱天險。即使進兵。未必能勝。而兵燹一開。勢難中止。從此兵連禍結。將無已時。使一旦中原有事。何以兼顧。故吾謂只宜嚴加防堵。勿使其得出蜀中一步。已足矣。范陽王點頭稱是。惟東海王猶豫未決。一連商議數日。不能決定。忽報新城公劉弘已死。成都王作亂。東海王聞報大驚。遂罷伐蜀之議。原來荊州都督劉弘自從上表乞詔解和。不見批答。又見張方殘暴。知河間王必敗。遂率所部。逕投東海王。東海王迎駕入洛陽。文武各官。皆論功行賞。故劉弘得封新城公。出鎮新野。劉弘爲人謙恭下士。時天下大亂。弘專

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歸功屬吏。曰。此某人之功。事若敗。則引爲己咎。曰。此老夫之罪也。江漢居南北之衝。時有徵調。每遇興兵發餉。弘必親作手書。指示機宜。故人多爲之效力。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成都王自洛陽出走後。從閒道至長安。則河閒王已一敗塗地。惠帝已返洛陽。於是流落江湖。無所棲止。及聞劉弘之賢。遂致書劉弘。欲來相投。劉弘大喜。卽遣使迎之。蓋弘始終主張宗室聯和。欲俟成都王到後。拜表朝廷。仍使之出鎮一郡之地。以釋前嫌也。及成都王到新野時。劉弘已病重。不能出見。延至數日。竟卒。成都王方失望閒。忽報新野司馬郭勵求見。成都王延入。郭勵啟曰。新城公之迎殿下。仍主宗室聯和之說。某觀姦臣滿朝。聯和恐非易事。殿下曾爲太弟。無罪被廢。人心忿忿不平。某意與其聯和。不如舉兵入洛陽。清除君側。復殿下太弟之位。方得磐石之安。若徒與言和。則人情反覆。不可不慮也。成都王曰。我意亦如此。但如何可得兵力。郭勵曰。今劉弘新死。只有一子名璠。隨侍在側。殿下佯爲弔。

喪暗帶甲士相隨。弔畢。劉璠必當出來叩謝。乘機執而斬之。奪其兵符。則新野屬於殿下矣。成都王大喜。即使人傳知劉璠。約定日期。親來弔喪。並囑郭勵相助。郭勵欣然應允。自去。過得一日。郭勵正料理公事。忽報劉璠相請。郭勵卽帶領從人前去。及至。則由幕客郭舒迎入。郭勵曰。公子請我。何不相見。郭舒曰。公子方在苫次。不便見客。郭勵曰。然則請我何事。郭舒曰。某亦不知。公非外人。公子行將出見。請少待。郭勵滿腹狐疑。良久。劉璠喪服執杖而出。與郭勵相見。曰。聞成都王明日將來弔喪。特請公來商議接待之禮。郭勵曰。此事可從簡便。成都王大度。當無不優容也。劉璠先自屏退左右。謂郭勵曰。請公亦遣退從人。當有機密共議。郭勵乃叱退從人。劉璠突然變色。大呼武士何在。叫聲未絕。兩廂衣壁中躍出四五名彪形大漢。將郭勵擒下。郭勵大驚曰。某有何罪。郭舒大笑曰。汝與成都王謀。欲於弔喪時刺殺公子。劫奪兵符。尙言無罪耶。叱武士就廳上斬之。出外驅散從人。一面遣人到其家中。捕殺其老少。早有人報知成都王。

成都王大驚。易服微行。逃入河北去了。此事報入洛陽。東海王大驚。急命各王火速歸藩鎮守。一面使人打聽成都王踪跡。於是各人紛紛歸藩。范陽王亦帶了劉輿到鄴郡去了。且說成都王逃出新野。渡過黃河。意欲投奔公師藩。恰好公師藩亦部勒人馬。要尋覓成都王。爭奈在路相左。行至兗州地方。被兗州刺史荀晞探息。在要路上伏下人馬。等公師藩兵到。出其不意。八面俱起。殺得公師藩大敗。死於亂兵之下。餘衆四散奔逃。成都王尋公師藩不到。遷延河上。無所適從。及後探得公師藩已兵敗身死。愈覺徬徨無措。自從在洛陽出走時。王府各官。與及僚幕等。久已星散。惟有盧志相隨。至是。見成都王慌張情狀。乃進言曰。往者某蒙殿下委任。言聽計從。後來漸見疏遠。故某亦不敢多言。取憎。乃使殿下遷徙至此。皆某之罪也。成都王泣然曰。昔日依卿之言。博得清譽。詎料我爲聲色所惑。致有今日。此後苟能自立。一惟卿命矣。盧志曰。此去頓邱不遠。頓邱太守馮嵩。與某有舊。願奉殿下往依之。先謀一足之地。然後寫表申奏。

朝廷謝罪。皇帝仁慈。念同胞之誼。必能見宥。復殿下之爵位。然後或入洛供職。或出守藩封。惟當處以謹慎小心。宗室之閒。勉敦和睦。則非獨殿下。一人之福。亦天下百姓之福也。成都王曰。能如卿言。敢不惟命。盧志乃與成都王共投頓。邱。盧志先入。見太守馮嵩。說明來意。馮嵩卽出城迎接。令人打掃公館。給成都王居住。二人沿途鞍馬勞頓。及夜卽軒然安臥。及至夜分時候。盧志從睡夢中驚醒。聽得人聲嘈雜。急忙披衣起視。早有二人排闥而入曰。太守有請。盧先生。盧志不知就裏。卽隨二人到郡署。馮嵩迎入曰。司馬穎爲朝廷罪人。某不敢相留。公乃我之故人。亦不敢相欺。謹以奉告。盧志大驚曰。成都王安在。馮嵩曰。以不敢相留之故。已使人連夜送至鄴城。交范陽王發落矣。盧志大罵曰。豎子焉敢賣我。拂衣而起。逕出府門。連夜趕及成都王。只見已檻入囚車。有三百軍士護送。盧志單人匹馬。動手不得。只得緊緊相隨。及至鄴郡時。范陽王聞報。便欲以禮相待。劉輿諫曰。不可。成都王居此多年。久得民心。昔者南陽王爲平昌公。

時奉詔守此。彼引兵來襲取。城中百姓。卽香花燈燭以迎之。今若以禮相待。恐百姓有變。則殿下不能安居於此矣。况彼爲朝廷罪人。亦無以禮相待之理。范陽王從之。卽命送入獄中。俟奏聞朝廷定奪。盧志在外。打點一切。幸得成都王在鄴日久。深得人心。故在獄中。尙無苦處。計在獄兩月有餘。忽一日。范陽王聚衆僚幕飲酒。過醉。吐血暴卒。一時府中人心皇皇。劉輿謂府中衆官曰。此間百姓。皆思念成都王不置。若聞范陽王死。成都王又在獄中。恐生他變。成都王一旦出獄。斷不能容我等。不如先除却成都王。再行發喪。衆皆稱是。劉輿乃草定僞詔。使人賫至獄中。賜成都王死。成都王接到詔書。謂獄卒田徽曰。范陽王已死乎。田徽曰。不知也。成都王嘆曰。吾自放逐以來。已三年矣。而未曾一浴。今將就死。不可以不潔之體見先人。汝可取湯來。田徽乃取湯至。成都王浴罷。散髮高臥。令田徽縊殺之。時年僅二十八歲。盧志聞之。入獄伏屍大慟。買棺盛斂。卽葬於鄴城外。且說范陽王旣死。訃至洛陽。東海王卽表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

出鎮鄴城。以代范陽王。此時太弟輔政。處事頗有條理。不似從前一任權臣用事。東海王心頗失望。因召劉輿至洛陽。密議此事。劉輿曰。太弟在東宮已久。素得民心。不易動搖。除非暗算之。東海王曰。暗算奈何。劉輿曰。不知其理事。多在何處。東海王曰。每在顯陽殿。與主上議事。有時主上退御。彼尙一人在殿內批判公事。劉輿附耳言曰。何不買庖丁毒殺之。東海王點頭稱善。即使人召御膳房太監來。密告以此事。許以事成之後。酬以金帛。太監領諾而去。東海王又切囑小心。不可誤事。太監曰。某朝夕在內當差。深知太弟每每深夜尙在顯陽殿。若傳呼一人點心時。即是他在內。決不至有誤。言畢自去。且說惠帝一向昏庸無主。近來被太弟輔佐一切。也略諳公事。一日在顯陽殿與太弟議事。至二更時候。太弟忽然腹痛。遂先辭去。惠帝一人。仍披閱各路表章。不覺三鼓向盡。左右卽至御膳房。傳備點心。須臾捧蒸餅一盤至。惠帝正在腹饑。便吃了兩枚。忽然腹中大痛。滾倒在地。左右大驚。飛報宮內。羊后慌忙出視。一面使人傳呼御

醫一面召王大臣。一時之閒。宮內外燈火齊明。異常忙亂。御醫到來診視。言是中毒。羊后卽命將御膳房太監。執付法司。恰好東海王到。問知此事。卽命立將此十餘名太監。盡行斬首。隨卽入殿看視。此時惠帝已口不能言。延至天色微明。卽行駕崩。登時顯陽殿上大亂起來。羊后乘閒謂東海王曰。大行皇帝尙無子。若太弟繼位。是大行皇帝終無子也。我意仍使清河王嗣位。况清河王曾經立爲太子。於大行皇帝早有父子之誼。但不知諸大臣之意如何。羊后此一番話。係恐怕太弟繼位。自己不能爲太后之意。不知正中東海王忌太弟之下懷。正欲回言。侍中華混曰。不可。太弟在東宮日久。民望素定。且又爲人賢明。豈可無端易去耶。此時已有多人往請太弟。卽刻可至。已經倉卒。遭此大變。又多此無益之更動。是召亂也。羊后尙欲有言。太弟已至。就靈床前大哭。華混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此非太弟哭時。請早正大位。以安衆心。衆官皆曰。華侍中之言是也。太弟方纔止哭。多官擁至太極殿。卽皇帝位。是爲懷帝。然後料理喪事。諡大

行皇帝曰孝惠皇帝。時年僅四十八歲。在位僅十七年也。尊羊后曰惠皇后。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以明年爲永嘉元年。懷帝自卽位以來。終日在太極殿理事。英明果斷。大異惠帝時之舉動。朝臣交相慶幸。天下喁喁望治。惟有東海王心中不安。忽一日懷帝降詔。召河閒王入洛陽。授爲司徒。東海王大驚曰。我起兵迎駕時。與河閒有不兩立之勢。今召入洛陽。我容不得他。他亦容不得我。爲之奈何。尋思無計。仍與劉輿商量。劉輿曰。此事極易。只須馳書與南陽王。囑其設法。可保河閒王不能入洛也。東海王大悟曰。我乃忘却我弟。因卽日修書。專人星夜送至許昌。南陽王得書。卽令部將梁臣帶領五十員健漢。伏在要路等候。梁臣領命。帶領衆人。至新安埋伏。探得河閒王將至。却用彩色塗面。扮作綠林大盜。截住來車。就車上將河閒王斫死。並其二子亦殺之。方纔各散。東海王得報。卽使人資金珠往賞梁臣。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本社附告

本社總撰述所撰之上海遊騷錄本期已經告竣俟下期起添入苦情小說「刼餘灰」一種此書亦爲吳君趺人所撰內容變幻離奇一切悲歡離合描摹如畫能令讀者有神遊他境之妙吳君前撰之寫情小說「恨海」久已膾炙人口茲篇之作較恨海尤勝謹此預告請閱者諸君相與拭目共賞奇文